



茅盾·巴金·王蒙·余秋雨等◎著

1978 - 2003

新时期

中国散文精选

SELECTED CHINESE PROSE OF THE NEW ERA

- 林 非 ◎ 主编
- 林非、李晓红、王兆胜 ◎ 选编



● 花城出版社

上卷

新时期 中国散文精选

SELECTED CHINESE PROSE OF THE NEW ERA

林 非 · 主编
林非、李晓红、王兆胜 · 选编

上 卷



茅盾·巴金·王蒙·余秋雨等◎著

花城出版社

序 言

（中国散文学会会长） 林 非

人生会面对种种难题：生存的难题，思考的难题，精神超越的难题，突破和创造的难题……好的散文是一部部记录这些心灵印痕的长卷，真实地留下发自精神深处的声音，诸多的散文作品汇聚起来，就形成了多元复调的心灵合奏。

人生会提出种种追问：关于生命的意义、存在的意义、爱的意义、苦难的意义、超越的意义……每一时代都有社会状况的不同，都有自己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无论如何，文学都有恒定的精神指向，通向永恒的追问。好的散文是从生命本体出发，进行关于“意义”的追问和思索。种种“追问”以不同的方式发出，于是，拨动心灵的弦索，让人心在世俗的日子里有着精神的向往。

人生会面对种种选择：生活方式的选择，生存状态的选择，出处去取的选择，爱的选择，友情的选择……可以说，每一种选择都是一个难题，都是一个丰富而又具体的心灵过程；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自我的确认。然而，在某一些情境中，人丧失了自我选择的可能性，在另一些情境中，自主的选择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正因为如此，每一次自主的选择都将是一种生命的欣喜，是对自我的认同。好的散文常常会展开这些选择过程中的内心体验：快乐与忧伤、痛苦与幸福。

对生命固有的种种疑难发出各自的精神询问，对生存的种种困难做出认真的精神选择，这正是文学发轫的起点。而由不同的作家从各自真诚的心灵中生长出来的种种因素，共同构成了新时期散文创作的丰富图景。

自新时期开始至今，不过二十余年，但散文创作却走过了漫长的精神探索之路，许多作家在做着最扎实的回归文学本体、散文本体的努力：摒弃矫揉造作、虚假夸饰，用真诚的、敞开的心灵与读者相互靠近，还原个体生命的千姿百态，关注现实人生的方方面面，追求精神的不断超越……

个人生活、个人情感世界，永远是文学中最绚丽多彩、最打动人心的所在。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反映对生命的珍视，对人的独立、平等，人的自由意识的尊重，却经历了较长时期艰苦的过程。“五四”时期的小品散文把“人”的发现作为一个重要收获，张扬个性，将“人”还原为人，从制度、体制以及种种社会关系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追求独立和自由，成为先觉者的精神自觉。但在尔后的几十年内，个性解放、尊重个体生命、尊重自我的声音，却越来越微弱，以致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中的“自我”逐渐缺席，文学中亘古不变的原初命题被排斥在写作之外。这一时期散文的所有不足和遗憾，都与个体性生命的被压抑有关。

新时期以来，个人的回归最早地报告着散文复苏的消息。一些作家的创作视点开始向自身转移，通过个人的切身体验表现对生活的看法。许多作家无可逃避地选择了“爱的话语”，母爱、情爱、性爱被细致地表现出来，个人的悲欢离合，家庭琐事，儿女情长得以自由抒写。甚至那些无关宏旨的凡人小事，世相心境，生活琐细，居家过日子中的小情调、小感受，林林总总，都被以悠然的心境有滋有味地写在作品里。

文学作品在其内在意义生成的过程中，总是和文化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总要表现出一定时代的精神面貌，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的思考和探索。只有那些与今天的人类所思考的问题更贴近的理解，才能引起普遍的兴趣而成为写作和阅读的中心。随着思

想文化素质的逐步提高，一些读者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在散文中得到一点消遣和心灵的慰藉，而希望在审美的同时也获取更多的思想文化资源，在更宽阔更久远的文化背景上，思考现代人生的问题，于是他们对这类有较多知识与思想含量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于是，历史文化散文和哲理散文应运而生，并且这一文学样式使散文的思想承载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一些优秀的历史文化散文给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与历史生活以新的认识、新的诠释，努力反映出历史和时代所固有的纵深感，触发现实感悟，获得比较博大的历史意蕴和延展活力。此种气象宏阔、体大思精的作品，一般都根植于作者坦诚和宽阔的胸怀，独特的哲学感悟与史家眼光。

一些优秀的哲理散文，以其对于心智的思索和启发，受到一些有较高文化层次的读者的欢迎。他们有的直接切入“生与死”、“爱与孤独”、“幸福和痛苦”、“活着的意义”、“存在与时间”、“永恒与虚无”等问题，把形而上的哲思文学化，以诗性的语言表述自己的生命意识；有的用独特的感悟和表达，以生命的体验不断咀嚼人生问题，从人生痛苦中发出追问，思考生命的超越如何可能，表现出对审美人生的孜孜追求，在人生困境中的认真思考；有的对现代文明破坏原始诗意生活提出质疑，希望远离城市喧嚣，回归那种澄明的、诗意的人生状态。这些作品对于一些终极问题的追问，带领读者进入较大的思索空间，在冥思遐想中给人以启发和妙悟。

五四文学传统以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关心民生疾苦为作家的崇高责任，近年来，这种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正以崭新的方式表现出来。

首先是采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生命的视角。有些作家自觉地回归到乡土与荒原，与生活底层的普通人对话。但言说的姿态与“五四”时期那一代启蒙主义文学家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的已经不是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重，不是居高临下地用“精神贵族”的怜悯之心抚慰他们，而是以平等的态度，感受每一个生

命鲜活的独特的生存状态，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尊重他们对于生活的合理性要求。这些作家已经不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是唤醒民众的“呐喊”，而是运用理解和欣赏的态度，感受那些未遭现代工业社会解构的处于自然状态的生活，从中发现那些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在这种全身心投入的表达中，使自己的心灵得以安置和张扬。这些作家的努力将会给文坛带来什么，无疑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批判现实中不良现象的作品也不断出现，譬如对于大量腐败现象的批判，对于百姓疾苦和生存困境的揭示等等。但这类作品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来看，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因此，有作家呼吁，我们应再多一些人生现实关怀，这是一种充满良知的呼声。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悄然变化，人对自身的反省日益深化。在以往的作品中，被关注者是人，是人的神圣的位置。人是自然的和万物的主宰。人与万物相对立，在征服对象世界中获得满足。然而近年来，随着人类对于自身的这种占有欲，攫取欲和它所带来的破坏性的反思，有些作家也开始在作品中自觉地采取一种新的视角。人在自然面前要有所敬畏，有所思考，要平等地对待我们生存空间中的万物。人对自然万物的视角的变化，已经体现在当前的散文创作中，表现为对于自然万物的尊重，比如，对那些从未被人放在眼里的小动物，予以轰轰烈烈的壮歌式的礼赞，对那些被人类欺侮追杀的可怜的动物的同情，对自身残忍性的反省、歉疚与自责……人类已不再沾沾自喜地以老大自居，表现出了人类态度的一种转变。这是人类思想上的巨大进步。

当我们着手编纂《新时期中国散文精选》时，面对浩如烟海的报刊、书籍，我们做了大量仔细而又认真的阅读与厘定工作。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为敬爱的读者朋友们提供一点阅读的便捷之路，能够使大家在最短的时间之内重历一番25年漫漫的精神长路，度过艺术欣赏的宝贵时光，走近一个个敞开的心灵，在回首既往的同时，感受

正在行进的当下，遥望人生和社会的未来。我们能够依凭的是：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阅读、编选和研究散文。在编纂此书时，我们对作品又重新进行了细致的阅读、思考，展开过多次的讨论、比较，进行认真的遴选。应当说，为了做好这个选本，我们是下了大气力的。尽管散文创作的理论与实践处在多元状态的进展中，有种种不同的选择标准，但我们仍然相信，只有那些以诚挚的情感、智慧的灵思和鲜美的语言结撰的艺术佳构，才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淘洗，获得读者的青睐。

2003年2月28日

目 录

序 言	林 非(1)
-----------	--------

上 卷

回忆秋白烈士	茅 盾(1)
故乡的风采	冰 心(6)
怀念萧珊	巴 金(10)
诗人应该歌颂您	丁 玲(23)
论老年	施蛰存(26)
博士之家	臧克家(34)
歌德画册里的一个补白	冯 至(37)
天涯	吴伯箫(46)
忆眸子	陈白尘(50)
寿则多辱	张中行(59)
回看血泪相和流	柯 灵(65)
忆白石老人	艾 青(76)
八十自省	萧 乾(83)
赋得永久的悔	季羨林(91)
忆昔流星雨	金克木(97)

阿诗玛，你在哪里？	荒 煤(100)
亡人逸事	孙 犁(107)
祭马思聪文	徐 迟(112)
智慧之神	刘白羽(116)
漫长岁月 甘苦与共	碧 野(121)
蜡炬成灰	韦君宜(127)
妈祖	郭 风(132)
雾失楼台	黄秋耘(137)
书痴	黄 裳(147)
思索三毛之死	秦 牧(154)
瀑布之歌	冯 牧(160)
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167)
空空实实之居	艾 煊(171)
雄关赋	峻 青(178)
园林城中一个小庭园	何 为(186)
离合悲欢的三天	田 野(196)
枫叶如丹	袁 鹰(204)
阳关梦	李若冰(206)
三松堂断忆	宗 璞(212)
梦中的天地	陆文夫(218)
想见冰心	姜德明(226)
谢宣城之死	李国文(232)
浩气长存	林 非(243)
这家伙	流沙河(253)
吐鲁番怀古	邓友梅(256)

斯人独憔悴	丹 晨(263)
我吻女儿的前额	阎 纲(274)
“天堂”的妇女	潘旭澜(281)
凝视孙犁	从维熙(289)
角落	张守仁(295)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周 明(299)
凝思	王 蒙(309)
袁崇焕无韵歌	石 英(316)
走路	林 希(319)
腕上晨昏	柳 萌(327)
用破一生心	王充闾(333)
山庄湖色	郭秋良(347)
鸟巢	肖 凤(351)
名楼赋	韦 野(354)
安塞腰鼓	刘成章(358)
追赶马群	许 淇(361)
欣赏莫扎特	赵鑫珊(367)
藏羚羊跪拜	王宗仁(370)
母亲的河	尧山壁(373)
跟陌生人说话	刘心武(379)
最后的梵高	冯骥才(384)
饥饿中的事情	周同宾(396)
静影沉璧	杨闻宇(409)
唱给大漠的歌	周彦文(414)

茅盾(1896-1981),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批评家。有长篇小说《蚀》、《子夜》,短篇小说集《创造》、话剧《清明前后》,学术论著《夜读偶记》等。并有《茅盾全集》行世。

回忆秋白烈士

二十五年前,在瞿秋白同志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题目是《纪念秋白同志,学习秋白同志》。二十五年的今天,我再拿起笔来写怀念秋白同志的文章,却是含着欣慰的眼泪,为了庆贺秋白同志的“再生”!十年的浩劫啊,对于长眠地下的秋白,也许只不过是一场冻雨,可是活着的人们却永远不会忘记这奇耻大辱!

我与秋白相识是在一九二二年,最初只是文字之交。我从他的文章,猜想他是一个博学,思想锐敏,健谈,有幽默感的白面书生。后来,在上海大学第一次见到了他,果然人如其文:高挑身材,苍白的脸,穿一件显得肥大的竹布长衫。那时,他是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兼课教员。他与郑振铎在北京就是老相识。通过振铎,我与秋白接近也多了,又渐渐觉得,他不只具有文人的气质,而且,主要是政治

家。他经常深夜写文章，文思敏捷，但多半是很有煽动力的政论文，用于内部讲演，很少公开发表。间或他也翻译点文艺作品，写点文艺短评，因此，郑振铎就拉他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但那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他发挥文学的天才。

一九二四年冬，秋白与杨之华结了婚，搬到闸北顺泰里十二号，组织了小家庭，正好住在我家的隔壁（我住在十一号），我们的往来就更频繁了。当时我是商务印书馆的党支部书记，支部会议经常在我家开，秋白代表党中央常来出席。他常与我谈论政局和党内的问题。他很尊敬陈独秀，但不满陈的独断专行。他和我一样对彭述之的不满，认为彭浅薄，作风不正，并对陈独秀的信任彭述之有意见。“五卅”惨案发生后，陈独秀主张以发动三罢（罢市、罢工、罢课）来动员群众，制造舆论，压迫帝国主义让步；瞿秋白则认为应该更积极一些。他同我谈话时主张动员大批工人、学生连续到南京路上示威，看英国巡捕敢不敢再开枪。如果竟敢开枪，那就如火上加油，将在全国范围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怒潮，也将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声援，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他说他这意见陈独秀不同意。

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我和秋白又有一段交往。我那时担任《汉口民国日报》的总主编。这个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权却全部在共产党员手中。社长是董老，总经理是毛泽民，编辑部的编辑除了一个人全部是共产党员。那时董老事忙，无暇顾及这个报的编辑方针，就由中央宣传部领导。当时秋白兼管宣传部，后来彭述之（他是宣传部长）到了武汉，又由彭领导。“四一二”事变后，陈独秀和彭述之多次对我说：《民国日报》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要少登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的消息。为此我请示董老，董老说不理他们。我也向秋白讲了，秋白想了想说：我们另办一张报！那时秋白的工作

很忙，我除了有重大的消息要找他核实或请示，平时很少见到他。不过他对于党的喉舌——报纸，始终很关注。因为《汉口民国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所以国民党右派、左派都来干涉我的编辑事务，我时常向秋白诉说，因此，他早就有另办一张报纸的想法。他说：共产党的政策要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来宣传，本来就不正常，许多话只能讲一半；不如把这个报纸交给国民党左派，抽出我们的同志另办一张党报，堂堂正正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他主张新的党报仍由我任总编辑，另外由党中央的负责同志组成社论委员会，负责写社论。这件事，秋白很重视，积极筹备，但不久时局迅速逆转，办党报的事终于成了泡影。

一九三〇年夏，秋白和之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听说我也从日本回来了，就要找我。他们用暗号代真名写信交开明书店转我收。秋白改姓何，之华改姓林，还有住址（现在记不起来了）。我和我妻（孔德沚）按地址去访问，才知道他们夫妻是住在一个普通的楼房里。楼上卧室兼书房，楼下算是客厅兼饭堂。我们到楼上闲谈。秋白问了我在日本的生活，又向我介绍了这几年国内的革命形势。他对于我以写小说为职业表示赞同。大约过了一年多，那时王明已经上台，我风闻秋白同志受到了打击，心情不好，就与德沚又去拜访他们。我见秋白瘦了，之华说他的肺病又发作了，但精神仍旧很好。秋白见了我们很高兴，问我在写什么。我说正在写《子夜》。他很有兴趣地问了故事的大概情节。这是一九三二年夏，我刚写了《子夜》的开头几章。我就说，下次把原稿带来再谈罢。过了几天，我带了写好的几章去，从下午一时，他边看边谈，直到六时。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农民暴动的一章，写工人的部分也谈了不少。因为《子夜》中写工人罢工有盲动主义的倾向，写农民暴动没有提到土地革命，秋白告诉我，党的政策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建议我据以修改《子夜》

中写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的部分。(关于农民暴动,由于我当时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所以没有按秋白的意见修改,而只是保留了游离于全书之外的第四章。)我们话还没有完,晚饭摆上来了,打算吃过晚饭再谈。不料晚饭刚吃完,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遭到破坏,秋白夫妇必须马上转移的暗语。可是匆促间,他们往哪里去呢?我就带了他们到了我的家里。当时我住在愚园路树德里,二房东是一个宁波商人。这幢房子是三楼三底带厢房。我住在三楼,身份是教书的。秋白夫妇来后,我对二房东说是我的亲戚,来上海治病的,过几天就回家。之华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转移到别处去了。秋白则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星期。在这些日子里,秋白继续同我谈《子夜》。秋白看书极为仔细。《子夜》中吴荪甫坐的轿车,我原来是“福特”牌。秋白说:“福特”轿车是普通轿车,吴荪甫那样的资本家该坐“雪铁龙”。又说:大资本家到愤怒极顶而又绝望时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这两点,我都照改,照加。后来我们还讨论了当时文艺界的情形。他对当时尚存在的“左”倾文艺思潮也持批评的态度。秋白还表示,他也想搞文学,写点东西。他也问到鲁迅,原来他还没有和鲁迅见过面,我答应为他们俩介绍。有一天,忽然冯雪峰闯来了,原来他们两人也不认识,我只好为之介绍。我就考虑,说不定还有什么人闯来,不如让秋白到鲁迅那里去住。鲁迅那时住在北四川路底的一座公寓楼房内。这个公寓住的全是外国人,其中有少数日本人,公寓斜对面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因此,一般闲人都不到那公寓里去,比我这里安全得多。我就托雪峰把秋白带到鲁迅家里去,介绍给鲁迅。秋白后来就在鲁迅寓中避难,直到之华探知原来住的地方没有出事,才搬了回去。秋白与鲁迅的交往与友谊从此开始。

这以后直到一九三三年底，秋白在上海与鲁迅一起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他热心地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他也用化名写了不少犀利的杂文直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我与他见面时常谈论文艺问题，有时我们也有争论，但多半我为他深湛的见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折服。但是，谈到他自己，他总是十分谦逊。记得那时他写给我和鲁迅的短信中有一次署名“犬耕”。我们不解其意。秋白说：我搞政治，好比使犬耕田，力不胜任的。他进而解释道：这并不是说我不做共产党员，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始终如一的。我做个中央委员，也还可以，但要我担任党的总书记诸如此类的领导全党的工作，那么，就是使犬耕田了。他这番自知之明、自我解剖的话，使我们肃然起敬。

一九三七年末，秋白奉命去中央苏区。临行，向鲁迅辞行，也向我辞行。那次，他谈了很多话，但我总觉得他的心情有点郁悒；也许这是惜别之情，也许是因为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文艺战线又要走上新的征程。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秋白。一年以后，我们得悉秋白被叛徒出卖了；又隔不久，传来了噩耗，得到了秋白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的消息。那一年，秋白才三十七岁！

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领袖之一，是中国早期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和秋白相识多年，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革命者，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个无私无畏的战士，一个能肝胆相照的挚友！秋白生前曾受过不公正的对待，他死后又遭到“四人帮”的诬陷。现在，被颠倒的一切终于又颠倒过来了。我真诚地祝愿秋白的灵魂得到安宁！

1980年1月30日

冰心(1900-1999),女,福建长乐人,作家、翻译家。有诗集《繁星》、《春水》,散文集《寄小读者》,短篇小说集《超人》,译作《园丁集》(泰戈尔)、《先知》(凯罗·纪伯罗)等。并有《冰心全集》行世。

故乡的风采

一九一一年冬天当我从波澜壮阔的渤海边的山东烟台,回到微波粼粼的碧绿的闽江边的福建福州时,我曾写过这样的惊喜的话: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却原来还有这碧绿的江/这是我的父母之乡!

在这山清水秀,柳绿花红的父母之乡的大家庭温暖热闹的怀抱里,我度过了新年、元宵、端午、中秋等绚烂节日,但是使我永远不忘的却是端午节。

我的曾祖父是在端午那一天逝世的,所以在我们堂屋后厅的墙上,高高地挂着曾祖父的画像,两旁挂着一副祖父手书的对联是:

谁道五丝能续命
每逢佳节倍思亲

虽然每年的端午节，我们四房的十几个堂兄弟姐妹，总是互相炫示从自己的外婆家送来的红兜肚五色线缠成的小粽子和绣花的小荷包等，但是一看到祖父在这一天却是特别地沉默时，我们便悄悄地躲到后花园里去纵情欢笑。

对于我，故乡的“绿”，最使我倾倒！无论是竹子也好，榕树也好……其实最伟大的还是榕树。它是油绿油绿的，在巨大的树干之外，它的繁枝，一垂到地上，就入土生根。走到一棵大榕树下，就像进入一片凉爽的丛林，怪不得人称福州为榕城，而我的二堂姐的名字，也叫做“婉榕”。

福州城内还有三座山：乌石山、于山和屏山（一九三六年我到意大利的罗马时，当罗马友人对我夸说罗马城是建立在七座山头时，我就笑说，在我们中国的福建省小小的围墙内，也就有三座山）。我只记得我去过乌石山，因为在那座山上有两块很平滑的大石头，相倚而立，十分奇特，人家说这叫做“桃瓣李片”，因为它们像是一片桃子和一片李子倚在一起，这两片奇石给我的印象很深。

现在我要写的是：“天下之最”的福州的健美的农妇！我在从闽江桥上坐轿子进城的途中，向外看时惊喜地发现满街上来来往往的尽些些健美的农妇！她们皮肤白皙，乌黑的头发上插着上左右三条刀刃般雪亮的银簪子，穿着青色的衣裤，赤着脚，袖口和裤腿都挽了起来，肩上挑的是菜筐、水桶以及各种各色可以用肩膀挑起来的東西，健步如飞，充分挥洒出解放了的妇女的气派！这和我在山东看到的小脚女人跪在田地里做活的光景，心理上的苦乐有天壤之别。我的心底涌出了一种说不出的痛快！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也见到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农村妇女，觉得天下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村妇女，能和我故乡的“三条簪”相比，在俊俏上，在勇健上，在打扮上，都差得太远